

第二册（全十八册）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史記》研究文獻輯刊

吳平 周保明 選編

《史記》

研究文獻輯刊

第二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一二冊目錄

- 鍾惺評史記一百三十卷(卷四十四—一百三十) 明·鍾惺評 明天啓五年(1625)刻本.....一
史懷·史記 明·鍾惺撰 清光緒十七年(1891)三餘草堂刻本.....四九九
百大家評註史記十卷 明·朱子蕃輯 民國六年(1917)上海同文圖書館石印本.....六一九

史記卷第四十四

楚鍾惺批評

魏世家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于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

史記

卷四
魏世家

一
夫家堂

史記

卷四十四

魏世家

大藏堂

史記

卷四十四

卷之三

一
天
冰
室

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子亂行、魏絳僇辱楊子。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項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竝爲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麓、出其民、十六年伐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

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

倉唐傳之子擊逢文侯之師因子方於朝歌引

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

驕人漢書平且貧賤者驕人至子方曰亦貧賤者驕

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

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

脫屣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憚而去西攻秦

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

史記卷四十四 魏世家三 大索堂

生子榮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

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

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

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

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

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

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

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

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

原只重造就其

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
克趨而出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
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
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
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
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羊中山已拔
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
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承上語妙克於子
史記卷四十四 魏世家四 大索堂

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
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
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
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
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

以東有原秀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
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
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

翟此一眼全義始末李克論其原只重造就其

所親官之所與也却將五者並立言甚妙論

其理而不必指說立言甚妙論

其人此對解人言也至李克與

翟璜數其所見然食祿千載

文侯一段闡解

翟璜數其所亦只

亦藏其中矣

翟璜數其所見然食祿千載

卒爲弟子。二十六年，號曰崩壅河。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于澮，使吳起伐齊，至麌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攻趙北蘭。史記
卷四十四 魏世家
五 大來堂

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彊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爲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是魏

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外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懶。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閼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

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十五年秦使樗里子伐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

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欲利則國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十五年秦使樗里子伐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

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闕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醒衛，不如以魏醒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解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史記卷四十四 魏世家 第九 大宋堂

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誰相代？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楚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實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二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史記卷四十四 魏世家 第十 大宋堂

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卒與齊韓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辱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柰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辱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

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壘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

見書言
卷十四 論世家
使欲地者制聖使欲壘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
部或。語從古。七國之廟皆市其君。豈可倫異哉。

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已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

見書言

卷十四 論世家

十一

大來堂

學問遠古而近之。此亦為之多矣。子有而少。則是過矣。孟氏之教。固宜。而用。則是過矣。孟氏之教。固宜。

肘。韓康子。韓康子屢。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茫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

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增，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闖而未殺。增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增市不如以生。增市有如增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增。魏王曰：善。增因上書信陵君曰：增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增，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歟？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

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之人能成其其利故善其事而除其害身骨肉之親安其兵將以成其自愧信愛此論不入本體而載舊家見魏之存亡備於此也所謂觀

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彊趙。是復闢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釜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

主意在韓亡之後，非魏無攻又恐魏謂秦之攻楚趙而不暇及魏也。知將秦所以不攻楚趙之故，盡精說透，而非魏無攻之說，其意自明。

春申之說秦昭王皆用北決。

秦固有懷茅邢丘城砦津以臨

灌大梁

大梁必亡

王之使者

出過而惡安陵氏

於秦

秦之欲誅之久矣

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鄰

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

繞舞陽之北

以東臨許

南國必危

國無害已

夫憎韓

不愛安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目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闢之

有周

韓以闢之

從林鄉車以至于今

秦七攻魏五入

陵氏可也

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徒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信陵以亡其國。而爲此謬語也。讀本傳自知之。古人文字反說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此正悲觀不用
信陵以亡其國。
而爲此謬語也。
古人文字反說
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卷第四十五

楚 鍾惺 親評

韓世家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

史記

卷四十五 韓世家

大索堂

卷四十五 韩世家

大索堂

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鞌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

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貞子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犬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列侯三年肅政殺韓相俠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

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卽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絕舉羸、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十六年秦敗我修魚、虜得韓將鯉、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

史記

卷四十五 韓世家

三 大來堂

史記

卷四十五 韩世家

四 大來堂

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明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疆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

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
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
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
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
是爲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
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
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
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
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
子咎公子蟻虱爭爲太子時蟻虱質於楚蘇代
謂韓咎曰蟻虱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
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
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
以韓楚之兵奉蟻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
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
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
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
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

史記

卷四十五 韓世家

五

大索堂

史記

卷四十五 韩世家

六

大索堂

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
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
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
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
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
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
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
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
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
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
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
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
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
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公叔
伯嬰恐秦楚之內蟻虱也公何不爲韓求質於
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
不以蟻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
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
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

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蟻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三百里。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

史記

卷四十五 蔡世家

大乘堂

馬王堆漢墓竹簡
弓上於紀之

一年使暴戴救魏爲秦所敗。戴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敢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

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我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頬川郡。韓遂亡。

大乘堂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卷四十五 蔡世家

大乘堂

馬王堆漢墓竹簡
弓上於紀之

史記卷第四十六

楚 鍾惺 批評

田敬仲完世家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史記

卷四十六

史記

卷四十六

史記

卷四十六

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齋，和鳴鏘鏘。」語作齊之兆。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稱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田稱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樂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史記第○開○目。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恩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不可無二君。」不可無北二君。范中行請采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禦寇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